

詞尾「底」、「的」的來源

梅 祖 麟

本文認為「底」的來源是「之」，不是「者」，於是要解釋為什麼介詞「之」字只能用在語中，變成「底」後却既能用在語中（如「飲水喫草底漢」），又能用在語末（如「問底」）。

音韻部份說明「之」字文讀保存 -j- 介音仍舊是「之」，白讀失落 -j- 而變成「底」；同時也說明「者」字不能變作「底」。

語法部份說明產生「底」字語末用法的兩條途徑。(1) 由於漢代〔名+數+量〕>〔數+量+名〕這個語序變化，先秦的〔S+VO者〕就變成〔VO者+S〕（如「定殷者將吏」）。此後又產生了〔V者O〕、〔N者N〕_N 這兩種結構。在這三種結構中，「之」、「者」可以互易。「之」變成「底」以後，「底」、「者」繼續在語中的位置互易。受了「者」字語末用法的沾染，「底」字也逐漸能用在語末。(2) 從南北朝末年開始，出現了一種新興的結構〔動詞組+之者〕。本文假設〔之者>底者>底底>底〕，結果使〔動詞組+之者〕變成〔動詞組+底〕。

研究漢語音韻學，不僅是研究它的語音情形，我想與語法這門學問也有相當的關係。……例如我們普通常用的語助詞「的」，是怎麼樣來的？從前是什麼音，後來又是什麼音？還有我們常用的人稱代名詞「你」，是怎麼來的？我們知道，「你」的古字是「爾」字，「的」的古字是「之」字。……這種字往往是語助字或人稱代名詞，在許多語言裏例如英語或國語時常讀成輕聲字。那麼，是不是這些輕聲字在古代就有，而到現在演變不同，所以使「爾」變成「你」，「之」變成「的」這類情形？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需能找到相當一定的規矩來，說明為什麼這樣演變的。可能這種規矩不僅只是一個時期可用。譬如說可用於上古到中古，也同樣可以用在中古到現代這個時期。依我現在想像這類字是從前三等字有個 -j-，在輕讀時 -j- 丟掉了，所以在讀「爾」字時，沒有了 -j- 就變成「你」；讀「之」字時，沒有了 -j- 就變成了「的」。這種想法，我想值得諸位更進一步去作成系統的研究。

——李方桂——

以上是李方桂先生 1974 年在史語所演講裏的一段話，¹ 對我非常有啟發性。這段話意思非常簡單，一說就能懂，而且把語法和音韻聯在一起看。我以前找吳語「吃仔飯哉」的「仔」字的語源 (Mei 1979)，就發現「著」字在吳語、官話裏音韻演變的時間層次不同，用法也不同。似乎一個語助詞在音韻走上了另一條軌道，用法往往也會產生演變。「之」變成「的」可能是這類演變的另一個實例。這種想法在心裏存了若干年，現在寫出一些初步的意見，來紀念李先生。

一、引 言

詞尾「底」字在晚唐、五代出現。這時期有兩種用法，一種用在以名詞為中心語的名詞性結構的中間部份，例如祖堂集² (952 年序) 裏的：

(甲) 不安底上座 (2. 54) 昨來底後生 (1. 152) 德山落底頭 (2. 34) 飲水
喫草底漢 (4. 111)

另一種用在名詞性結構的末位，例如同書裏的：

(乙) 汝底與阿誰去也？(2. 10) 背後底是什麼？(1. 171)
覓個癡鈍底不可得。(4. 107) 卽今問底在阿那箇頭？(5. 34)
只解尋得有縱跡底。(2. 120)

現代漢語的詞尾「的」字和晚唐的「底」一樣，也是既可以用在名詞性結構的中間部份，又可以用在末位。十三世紀「的」字替代「底」字，這就是詞尾「的」字的來源。

至於詞尾「底」字的來源，以前有三種看法。(一)「底」字的來源一部份是「之」，一部份是「者」。章炳麟在新方言 (1915) 裏說：「今人言「底」言「的」，凡有三義：在語中者，「的」卽「之」字；在語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熱的」，「的」卽「者」字…… (章氏叢書 (1917-19), 17a)。章氏所說的「語中者」

1 李方桂，「漢語研究的方向——音韻學的發展」，幼獅月刊 40.6(1974)：2-8，重印於中國語言學論集 (1977)，227-245。

2 祖堂集的頁數是指中文出版社 (京都，1972) 的版本。柳田聖山編，祖堂集索引 (上中下三冊，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0-84) 也是用這個版本。

是上面的（甲）類，「語末者」是（乙）類。³（二）呂叔湘在「論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來」（1943）裏認為，語中和語末的「底」來源都是「者」字。主要理由是「底」、「的」可以在語中和語末出現，介詞「之」字只可以在語中出現，「者」字從漢代開始在語中和語末都可以出現。例如史記、漢書裏就有語中用「者」的例：

農家者流。（漢書·藝文志）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士。（史記·陳丞相世家） 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又，刺客列傳，荆軻） 因厚弊用事者臣靳尚。（又，屈原傳）

呂先生這篇文章很有影響。⁴ 本文節錄，附在篇末。（三）語中和語末的「底」，來源都是「之」字。⁵ 王力在漢語史稿（中）（1958），320-321 頁先從音韻的角度說明「底」是從「之」變來的：

一向大家都認為「底」字是從「之」字來的。這是可以相信的。「之」字的上古音是 $t_{iə}$ ，後來在文言中的演變情形是 $t_{iə} > t_{ɕiə} > t_{ɕi} > t_{ɕ}$ 。在白話裏的演變情形是 $t_{iə} > ti$ 。這樣就構成一種聯詞：「之」和「底」並存。

接着舉了幾個宋代語末用「底」的例，然後又說：

有些學者以為這種「底」（的）字是從「者」字來的。這種說法遭遇三重困難：第一、「者」字在上古音屬魚部，在中古屬麻韻上聲，它怎樣演變成「底」 $[ti]$ 音，很難得到一個滿意的解釋；第二、「底」（的）字顯然是形容詞的詞尾和定語的語尾，「冷的水」和「冷的」裏面的「的」顯然是同一性質的，說成兩個來源，很難有說服的力量；第三、人稱代詞後面的「底」（的），如「你底」（你的），「誰底」（誰的），並不能譯成古文的「汝者」、「誰者」等。我們以為這種「底」（的）字仍舊是來自古代的「之」字。由於發展的結果，它由介詞變為詞尾；最後這些帶詞尾「底」（的）的形容詞和定語都可以名物化。

以前的爭論說明，「底」字來源的癥結在於音韻和語法之間的矛盾。就音韻來

3 唐鉞（1926：79-81），趙金銘（1979），祝敏徹（1982）也採取章炳麟的說法。

4 太田辰夫（1958：354），曹廣順（1986）也採取呂叔湘的說法。

5 高名凱（1944），戴密微（Demiéville 1954），司徒修（Stimson 1971），李方桂（1974）都採取這種說法。

說，中古「底」字的主要元音是個高的 i 或中的 e，「之」字上古主要元音是 ə，變成「底」比較容易解釋。「者」字上古主要元音是 a，不太可能變成「底」。但是從「之」、「者」、「底」的出現範圍來看，「底」來自「者」這種說法又頗有吸引力。

	名__名(表領屬)	動一名__名	形__	動一名__
之	先秦 秦人之弟(孟) ⁶	執戟之士(孟)	——	——
者	先秦 ——	——	老者	始作俑者(孟)
者	漢代 ——	定股者將士(史)	老者	竊鉤者(史)
底	唐宋 我底學問(陸語)	喫草底漢(祖)	老底	有縱跡底(祖)

先秦「之」、「者」出現範圍互補，「底」是這兩種範圍的總合。漢代「者」字範圍擴大，比「之」字更像唐宋時代「底」字的用法，於是有些學者認為「底」的來源全部或有一部份是「者」。

上面的比較也大致可以說明「底(的)」和「之」、「者」在語法方面的異同。

(一) 我們管「底(的)」叫名詞詞尾，意思是說「底」是個造成名詞性結構的詞尾，不是說「底」只能加在名詞後面。在目前討論的範圍中，〔X底N〕是個名詞性結構，〔X底N〕裏的〔X底〕也是個可以獨用的(free)名詞性結構；〔X底〕和〔N〕這兩個成份之間的關係是同位修飾。⁷ (二) 〔X者N〕裏的〔X者〕也是個可以獨用的名詞性結構；〔X者〕和〔N〕之間的關係也是同位修飾。〔X者〕、〔X者N〕的語法基本上和〔X底〕、〔X底N〕相同。(三) 〔X之N〕是個名詞性結構。〔X之N〕裏的〔X之〕只能連用(bound)，不能獨用。「之」不是個詞尾。用傳統的術語來說，「之」是個介詞，「底(的)」不是介詞。(四) 因為〔X者〕、〔X底〕都是可以獨用的名詞性結構，所以「者」和「底」都可以用在語末。「者」和「底」也可以用在語中，造成〔〔X底〕_N N〕或〔〔X者〕_N N〕這樣的結構。因為「之」字是介詞，只能出現於語中，〔X__N〕這樣的空檔。

6 先秦沒有「吾之」、「我之」、「余之」、「汝之」、「爾之」等(王力 1958: 335)，漢代開始有，如趙岐孟子注裏的「我之衍」、「我之功」、「我之救命」、「爾之巧」等(杜百勝 Dobson 1964: 5)。

7 參看朱德熙 1980: 78-86; 1984: 144-145。

另一方面，從「之」、「者」演變到「底」，漢語名詞組中的修飾關係產生了個結構變化。唐以前屬於古老形式，唐以後屬於近代形式，隋唐、五代是過渡時期。差別在於：（一）古代「之」、「者」分工，近代合併為「底（的）」，（二）古代的介詞「之」被近代的詞尾「底」替代。我們探討「底」字的來源，也不得不注意這個劃時代演變的前因後果。

本文重新討論「底」字的來源，主要是因為從音韻史的角度去看，「底」只可能是從「之」變來的，但這結論以往一直沒有貫徹到語法史的論證。文分六節，除了第一節「引言」，第六節「結語」以外，第二節說明詞尾「底」字在八、九世紀出現，最早的例子多半用在語中。第三節說明（甲）從「之」到「底」的音韻演變是：「之」*tjæg>tjei>tei>「底」tei。（乙）四等字「底」中古沒有 -i- 介音。（丙）從晚唐五代的藏譯漢音和當時白話文獻裏的異文別字來看，「者」變成「底」不太可能。第四節說明「定殷者將吏」（史記）這種結構的來源，並且指出，在這種和其他結構裏「之」、「者」可以互易，是後來「底」字語末用法的來源之一。第五節說明，「墮火溺死之者」（北魏譯賢愚經，大正藏，IV, 422）這樣的結構，通過〔之者>底者>底底>底〕的程序，會變成「墮火溺死底」。這是「底」字語末用法的第二個來源。

二、出現年代

以下兩例，太田辰夫（1958：354）引過：

定知幃帽底，形容似大哥。（張鷟（660?-740?），朝野僉載卷4，太平廣記卷254引）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張底」……

〔湜〕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焉。（劉餗，隋唐嘉話下）

劉餗是史學家劉知幾的兒子，所記張嘉貞（666-729）任中書事當在720以後，崔湜（670-712）死後十餘年。但隋唐嘉話的版本流傳尚有可疑之處。朝野僉載主要是記載武后一朝昏暗事蹟，當作在武后朝（684-705）之後。這書今不傳，六卷本全據明代談刻本的太平廣記輯錄。⁸ 這兩本書的資料不盡可靠，而且只有兩個用例。至於高名凱

8 參看程毅中點校，隋唐嘉話，朝野僉載（中華，1979）的「點校說明」。

(1944, 1948) 用晚唐禪宗語來考訂詞尾「底」的出現年代，可惜他所用的大正藏的版本，是根據十六、七世紀的刊本（太田辰夫 1958: 410；八矢義高 1951），不足為憑。所以下面要用敦煌文獻和祖堂集再來考察詞尾「底」的出現年代。

敦煌變文集（下面簡稱變）詞尾「底」字凡十二見，⁹ 九次用在語中：

大將軍後底火來，如何勉（免）死？（李陵，變 86） 燒卻前頭草，後底火來他自定。前頭火着，後底火滅。（同上，86） 傳把諸人修底||（行），校量多少唱看看。（妙法蓮華經，503） 相勸直論好底事。（無常經，660） 欲說當本修底（低=底）因。（目蓮，759） 解說昨夜看底光。（頻婆娑羅，768） 汝等昨夜見底光。（同上，769） 爲說前生修底因。（醜女緣起，800）

三次用在語末，都在同一篇出現：

弟（第）一豆（旦）道上頭底（底），第二東頭底，第三更道西頭底。（不知名變文，817）

這七篇變文，抄寫年代可考的只有頻婆娑羅王后……因緣變，篇末題「維大周廣順叁年癸丑歲（953 年）……法保自手寫記」。此外目蓮變文雖然抄寫年代不可考，同性質的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并序（變，715-745）是在 924 年抄寫的。

至於敦煌變文的寫作時代，王重民先生（1982(1957):304-305）說得最好：

敦煌所出變文絕大多數都是九世紀中間的作品，如維摩詰經、添品妙法蓮華經、彌勒上生經等講經文，王昭君、王陵、季布、鸞子賦等變文，我疑請都是第九世紀上半世紀的作品；其他有事蹟可考者，如張義潮、張淮深等變文，則均作於第九世紀下半世紀。此外，根據寫本年月和使用年月，還有許多是作於第十世紀上半世紀，但這時候，話本已經產生，對話體的合生已較盛行，變文已經進入衰微時期。

另外還有幾種年代可考的晚唐白話文獻：

9 參看蔣禮鴻（1981）「底低」和「是底」兩條。

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這書 378 頁，412 頁胡適先生說明石井本鈔在貞元七、八年（791-792），神會（670-762，死後三十年））

敦煌本六祖壇經（斯 5475），一般認為作於 780-800 年間

敦煌本歷代法寶記（伯 2125，伯 3715，斯 516，斯 1611 等），作於 780 年左右，有柳田聖山（1976）的合校本。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遊方傳叢書；圓仁（794-864）在中國的時間是 838-847）

以上四種都沒有詞尾「底」字。

祖堂集裏詞尾「底」字出現 245 次。如第一節的引例所示，語中的和語末的兩種都有。曹廣順（1986：194）做過比較詳細的分析，結論如下：

祖堂集中四類「底（地）」字結構裏，除 D 類〔副詞＋底（地）〕外，A、B、C 三類在構成體詞性結構時，應有下列六種格式：

- | | |
|----------|---------|
| A. 名＋底＋名 | A'. 名＋底 |
| B. 形＋底＋名 | B'. 形＋底 |
| C. 動＋底＋名 | C'. 動＋底 |

但從上面的描寫可以看到，實際出現的只有 A'、B'、C'、C 和一例 B。用例中 C 和 C' 最多，B' 其次（四十餘例），A' 不足十分之一。這種情況表明，祖堂集中「底（地）」字結構的結構類型尚不完備，各類的使用頻率差別很大。

祖堂集的序寫在南唐保大十年（952 年）。但英國的亞瑟·韋理（Waley 1968）曾經指出，書中「慧忠國師」的傳裏有宋代的資料：「禪師曰：廣南漕溪山有一善知識，喚作六祖，廣五百眾，你去那裏去出家。」（1、114 頁）「廣南」是宋路名，淳化（990-995）間置，「廣五百眾」和「三處住持三十來年，匡（匡）八百眾矣」（3.38 頁）末句相似，「匡」是「匡正」的意思。不用「匡」用「廣」是避宋太祖趙匡胤的諱，因此「慧忠國師」那段至早作於十世紀末。祖堂集基本是禪宗南法的傳法系譜，書中若干著名的禪師如臨濟義玄（?-866）、洞山良价（807-869）、曹山本寂（840-901）、雲峯義存（822-908）、雲門文偃（864-949）都是九、十世紀的人。因此我們認為祖堂集是根據九、十世紀原有的資料，陸續編成，在 952 年寫成序以後，還添入一些晚出的資

料。

綜上所述，詞尾「底」字可能八世紀已經在文字起載中出現，九世紀肯定已出現，十世紀激趨普遍。

另外還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無論從寫成經過來看，或是從詞尾「底」字的出現頻率來看，敦煌變文的寫作年代（800-950）要比祖堂集（850-1000）早半個世紀以上。換句話說，敦煌變文代表「底」字的萌芽時期，祖堂集代表成長時期。

第二、在這萌芽時期，絕大多數的「底」字用在語中，共九次，在七篇中出現。至於用在語末的「底」字，連朝野僉載、隋唐嘉話也算上，只在三篇中出現，共六次。而用在語中〔(S) V 底 O〕型的「諸人修底行」、「昨夜見底光」等，譯成文言，當作「諸人修之行」、「昨夜見之光」。譯成「諸人修者行」，「昨夜見者光」固然也行，但頗勉強，而且晚唐以前〔(S) V 者 O〕的用例不多（見下）。就是〔Adj.（形容詞）底 N〕型的「後底火」、「好底事」等，文言也應該作「後之火」，「好之事」。¹⁰ 從這個角度去看，也可知「之」字先變成「底」字，用在語中，然後蔓延到「者」字語末的位置。¹¹

三、音韻演變

「之」字止而切，中古照三之韻，上古之部。「者」字章也切，中古照三麻韻上聲，上古魚部。「底」字都禮切，中古齊韻上聲，上古脂部。這節要說明，「之」字在中古能變成和「底」字聲韻俱同的字，「者」字不能。論證主要是用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1971a）的擬音。李先生的系統當然也是一家之言，不免會起爭論，我們下面也會稍加修改。但是各家擬音異中有同的地方在於：「者」字從上古到晚唐一直是低的主要元音 a，「之」和「底」主要元音一直都不是 a。所以從純音韻的角度來看，「者」變成「底」，或「者」、「之」合流的可能性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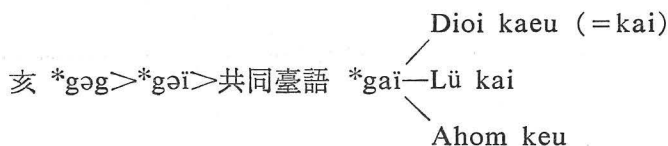
10 〔形容詞+之+名詞〕這種結構至晚在漢代已經相當流行，如趙岐孟子注裏的「聖之人」、「污亂之世」、「寶重之器」、「密細之網」。（杜百勝 Dobson 1964: 12）

11 曹廣順（1986）根據「底（地）」在祖堂集裏的用例，認為「底」是從「者」變來的。本本和他的看法不同。

		上 古	兩 漢	魏 晉	南北朝	隋 唐
之		tjæg	tjæg	tjəi	tjei	tsi
					teĩ	teĩ
底	本文	til			tei	tei
	李氏	tid	tiəd	tiəi	tiei	tiei
者		tjiag	tjiaĩ	tjia	tja	tja

(一)「之」的音韻演變

(甲) 甲骨文「止」字作, 「之」字一種寫法作, 是「止」下加「一」(陳夢家 1956: 98)。這兩個字形常常通用, 在甲骨文裏「止」、「之」作聲符或偏旁也互相通假。「寺」字金文「止」聲; 「特」字「寺」聲, 之部入聲。跟入聲 -k 同聲符的陰聲字(包括「之」字)上古有 -g 尾。(乙) 李方桂先生(Li Fang-kuei 1971b)指出, 貴州獨山的臺語 -k 尾變成不圓唇後高韻尾 -i, 進而推論漢語也有類似的演變 *-g>-i。例如「核」(礙) *ngəg 跟藏文 'gegs-pa 同源(龔煌城 Gong 1980: 476), 而「核」字的聲符「亥」*gəg 字又是十二地支之一, 借入臺語後在臺語方言中的變化可以說明「亥」字韻尾在漢語裏的演變是 -g>-i>-i (Li Fang-kuei 1971b: 198; 丁邦新 1979: 730):



據此, 「之」字的韻母 -əg 也是在魏晉時代變成 -əi (Ting Pang-hsin 1975: 238)。

(丙) 以後「之」字的主要元音向前移 -jəi>-jəi>-jei, 當 tj- 顎化變 tɕj- 後, 「之」就變成 tɕi。

(二)「底」的中古音

「底」是四等字, 中古齊韻, 等於齊韻上聲, 按照李方桂先生的系統, 「底」字中古音擬作 tiei。這樣一來, 要解釋「之」字怎樣變成「底」字, 就需要假設南北朝「之」tjei 字裏的 -j- 變成 -i-。但是這種顎化 -j-> 非顎化 -i- 的音變實在找不

出平行的例，正好李榮先生（1956：111-113）早就說過中古一、二、四等全沒有前顎介音，三等字有前顎介音。接着他又補充了一點證據來說明中古四等字的主要元音是 e（114-115）：

法顯到地婆訶羅梵文字母“e”的對音如下：

東晉法顯（417 年）	咽（烏前，烏見二反）
北涼曇無讖（414-421 年）	喱（集韻咽或作喱）
劉宋慧嚴等（(424-432? 年）	喱
梁僧伽婆羅（518 年）	豎（烏雞，於計二反）
隋闍那崛多（587-591 年）	喱
唐玄應（649? 年）	鰲（烏雞反，原注烏奚反）
唐地婆訶羅（683 年）	翳（烏雞，於計二反）

括弧中反語除引集韻跟「原注」外，全據宋跋本。他們全用四等字去對梵文字母“e”。大唐西域記卷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注云：「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原注：大正藏卷五十一葉 883）阿縛盧枳多是 avalokita，伊濕伐羅是 iśvara，合字連聲 ta+i=te，用低字去對，低字當嵇反，是四等字。從法顯（417）到地婆訶羅（683）二百六十多年當中，譯梵文字母的人一直用四等字對“e”，西域記注又特別說明「多 ta+伊 i=低 te」，這證據是強有力的。每一種韻尾都只有一類四等韻：

四聲			四聲		
攝	韻尾	平上去入	攝	韻尾	平上去入
蟹	i	齊齊霽	山	n	先銑霰
効	u	蕭篠嘯		t	屑
咸	m	添忝栴	梗	ŋ	青迥徑
	p	帖		k	錫

這些韻跟聲母配合的情形又是相同的，可以說它們的主要元音全是 [e]。

據此，「底」的中古音是 *tei*。上引文特別說明「低」字對梵文 *te*。「低」齊韻，「底」齊韻，韻母相同，聲調不同。這也可以說明「底」字中古沒有 *-i-* 介音，音值是 *tei*。

(三) 「底」的上古音和演變

(甲) 「底」字上古脂部，李方桂先生擬作 **tidx*，在這個系統裏韻的演變是 **-id>iəd>-iəi>-iei* (Ting Pang-hsin 1975: 240)。我們既然取消了中古四等字的 *-i-* 介音，就需要假設 **-id>-ei*，也就是主要元音從高的 **i* 變成中的 *e* (Baxter 1977: 379)。正好脂、眞、佳、耕這四個以 *i* 爲主要元音的韻部，都沒有一等韻，所以李氏系統中 **iX>-ieY* 的演變，重新寫作 ***iX>-eY* 即可。(乙) 李氏系統裏，**-id* 的 **-d* 元音化就變成 *-i*。「底」、「低」的同源詞是藏文 *mtsil* “bottom, lowest part”，緬文 *mre A<*mliy* “earth, ground, soil” (龔煌城 Gong 1980: 470)，按着藏文的線索，我們暫且把「底」的上古音擬作 ***til*。*-d* 和 *-l* 發音部位都在舌尖。**-d>-i* 說得通，***l>-i* 也說得通。所以我們認爲「底」字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是 ***til>tei*。

(四) 從「之」到「底」

「之」字南北朝讀 *tjei*，失落 *-j-* 介音，舌尖音聲母不顎化，*tjei>tei* 後就和「底」*tei* 字合流。這類失落 *-j-* 介音而產生文白兩讀的現象常見，下面根據前人的研究 (丁聲樹 1935: 996；戴密微 *Demiéville* 1950；周法高 1953；司徒修 *Stimson* 1971；呂叔湘 1985)，略舉幾個實例，論證請看附錄二。

(1) 爾 **njir(?)>njiě>ńźjiě>ěr*

你 (爾) *njiě>niě>nǐ*

(2) 爾 *njiě>ěr*

甞 (呢) *njiě>ni>。nə*

(3) 若 **njak>ńźjak>rùo*

那 **njag>nja>nâ>nà*

(4) 若 (箇) **njak>ńźjak>rùo*

哪 *nja>nâ>nǎ*

(5) 卻 *khjak>ch'üeh*

可 khja > khâ > k'ö

(6) *pjət (弗) > fət (廣州), fu (北平) ——字寫作「弗」

*pjət (弗) > pət > pət (廣州), pu (北平) ——字寫作「不」

*pjæg (不) > pjəu (不) > fau (廣州), fou (北平) ——字寫作「否」

(7) 是物～是勿～是沒～什摩～甚麼

mjuət (物) > vət > wù

mjuət > muət (沒莫勃切) > ?muâ 摩莫婆切

(8) 未 *mjəd > mjwěi > vei > wèi

mjwěi > muei 沒集韻，莫佩切 > méi

以上文白異讀的例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保存 -j- 或失落 -j- 都同時影響聲母和韻母的演變。在聲母方面，-j- 介音使聲母顎化，或者使重唇變成輕唇 (pj- > f-, mj- > v-)；失落 -j- 介音，聲母就保存原狀。在韻母方面，有 -j- 無 -j- 表現在元音的不同。第二、(1)「爾／你」、(2)「爾／響」(3)「若／那」、(4)「若／哪」、(7)「是物／是沒」這五項演變都發生在五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和「之」到「底」的演變同時。第三，這些例子都只牽涉到失落 -j- 介音，而據我們目前所知，-j- 換成 -i- 的實例一個也沒有。如果「底」字中古音擬作 tiei，我們不得不假設「之」tjei 字中的 -j- 會換成 -i-。這也就是我們採取李榮先生四等字無 -i- 介音之說的原因。

綜上所述，「之」字變成「底」字的過程是：

之 *tjæg > tjei > tɛi > 底 tei

現在再看「之」、「者」之間的音韻關係。

第一、羅常培先生 (1933) 用四種晚唐五代藏譯漢音的資料來推測當時的西北方音，第 20 頁的藏音選錄如下：

	之	者	諸	也	持
大乘中宗見解	ci, tsi	ja	cu, 'cu	ya, ts'ya	c'i
阿彌陀經	ci	ca	ci	—	ji
金剛經	ci	ca	ci	ya	ji

中古音	tʃi	tʃja	tʃjwo	jia	ɖi
反切	止而	章也	章魚	羊者	直之
聲韻類別	照三之韻	照三麻韻	照三魚韻	喻四麻韻	澄母之韻

很明顯的，之韻「之」、「持」兩字藏譯元音是 i，麻韻「者」、「也」兩字元音是 a，絕不相混。只有魚韻才可能和之韻相混。

第二，邵榮芬（1963）給敦煌俗文學裏的異文別字作了全面的分析。邵先生關於陰聲韻結論的小目如下（202-207 頁）：（1）止攝各韻不分，（2）魚虞一部份字不分，（3）魚虞和止攝各韻相混，（4）止攝和齊韻的關係，（5）霽、祭不分，（6）哈灰和泰相混，（7）皆和佳的關係，（8）佳和麻二等混，（9）尤幽不分，尤韻唇音併入虞韻，（10）宵蕭的關係。

「者」字麻三，「之」字止攝之韻。邵文羅列了種種陰聲韻相混的現象，從上面引的小目，可知其中沒有麻三和之韻相混的例，也沒有麻三和止攝相混的例。爲了清楚起見，下面再轉錄邵文（203-204）中所有「之」、「者」異文別字的例。「者」字根本無例，「之」字如下：

本字	知	之	之	至	之	諸
別字	之	支	知	之	諸	之 ¹²

「知／之」、「之／支」等前四項是上引小目中第（1）條止攝各韻不分的例，後兩項是第（3）條魚、虞和止攝各韻相混的例。「之」寫作「諸」、「諸」寫作「之」都是之魚相混，正好和藏譯漢音中「之」、「諸」藏音都作 ci 的現象互相印證。

第三，觀察六祖壇經裏的異文別字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邵文用的是「敦煌俗文學」的資料，以敦煌變文集爲主，不包括早期禪宗文獻。六祖壇經最古的兩本，一是敦煌本斯坦因 5475，一是以北宋寫本爲根據的日本興聖寺的刻本。下面用楊普而斯基（Yampolsky 1967）的合校本來作比較，主本是敦煌寫本，圓括弧裏是興聖寺的異文，方括弧是意校，圓括號裏的數目字是指楊氏合校本的頁數。

12 例如敦煌變文集裏的「徒之（知）氣候別風雲」（60），「遂使金牙探寶，支（之）子遠行」（60），「自古之（至）今」（267），「只是季布鍾離末，終諸（之）更不是餘人」（53），「朕遣之（諸）州尋季布」（57）。詳見邵榮芬（1963）。

知支=之之 燈是光知(之)體(6) 惡知〔之〕與善(11) 邪見之人摩〔魔〕
在舍，正見知(之)人佛則遇(28)

之之=知支 吾聞(聞)卽之(知)(21) 卽之(知)大師不永住世(25)

諸魚=之之 大師滅度諸(之)日(29)

諸魚=知支 善諸(知)識(7) 令諸(知)蜜(密)意(30)

以上是壇經裏「之」字所有的異文別字。壇經和其他敦煌文獻一樣一樣，魚、虞和止攝各韻相混，除了「之」、「知」、「諸」相混以外，「衣」、「依」、「於」相混，「起」、「去」相混也是屬於這型；此外就是止攝各韻不分。但是壇經裏沒有「者」字或其他麻三字和止攝或齊韻相混的例。

我們用了三宗不同的資料，發現唐代西北方言和本題有關的特徵是：止攝各韻不分，魚、虞和止攝各韻相混，麻三和止攝互不相混，麻三和（「底」字所屬的）齊齊霽韻互不相混。從 1943 呂先生提出「者」變成「底」的假設以來，似乎沒有人能舉出任何一個音韻上平行的例。因此，我們認為以下兩種以前考慮過的演變都不太可能：

者→底
之→底

最後應該提一下聲調問題。以前有人說過（呂叔湘 1943），「底」和「者」都是上聲字，「之」是平聲字，上聲字容易變成上聲字，平聲字較難。這種說法值得商榷。第一、作為詞尾，寫作「底」字的語助詞最初是什麼聲調很難確定，「的」字讀作去聲可能是元明時代的事。¹³ 第二、寫作上聲「底」字的詞尾在敦煌文獻也寫作平聲「低」字。「欲說當本修低因」（目蓮變文，變 759）和「爲說前生修底因」（醜女緣起，變 800）後三字相似，可知「低」是「底」，和「底」字表示同一個詞尾。用「低」、「之」同是平聲來推斷「低」的前身是「之」缺乏說服力，用「者」、「底」同是上聲來推斷「底」的前身是「者」也缺乏說服力。總之，「之」、「底」不同調這件事實不足以搖動詞尾「底」字來自「之」字這個結論。

13 崔世珍（16世紀）在「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裏說：「若下字爲虛，或兩字皆語助，則下字呼爲去聲。」

四、〔動詞組+者+名詞〕由來和流變

先秦如果要用動詞性謂語來修飾主語，一種方式是在謂語後面加「者」使它名詞化，然後放在主語後面，例如：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滕文公下） 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
道左者（禮記，檀弓下） 原（源）濁者流不清（墨，修身）

先秦〔〔S〕〔VP 者〕〕這種名詞組一般只出現在句首或句末，而且 S 和 VP 本身的結構也比較簡單。到了漢代，〔S+VP 者〕在句首、句中、句末都可以出現，而且 S 和 VP 的內部結構也變得比較複雜，例如史記裏就有以下的句子（宋紹年 1983: 165；何樂士 1985: 11-14；楊樹達 1954 (1928)）：

〔〔S〕_N〔VP 者〕_N〕 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河渠書） 天下吏士趨
勢力者，皆去魏其歸武安。（魏其武安侯） 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股本紀）
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刺客傳） 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
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秦始皇紀） 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
來（陳丞相世家） 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
（滑稽列傳補）

漢書裏也有：

呼邪韓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
谷蠡王（匈奴傳） 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
器者共飲血盟。（同上）

以上「VP 者」裏的動詞性謂語（VP），大多數是動賓結構，〔S+VP 者〕也可寫作〔S+VO 者〕，少數如「濁」、「好」、「廉節」是形容詞。

漢代另一種用動詞性謂語來修飾主語的方式，是把謂語加「者」，放在主語前面，例如史記裏的（宋紹年 1983: 165；何樂士 1985: 14；呂叔湘 1943）：

〔〔VP 者〕_N〔S〕_N〕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丞相世家） 何太子之遣往
而不返者豎子也。（刺客列傳，荊軻）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項羽） 臣客屠
者朱亥可與俱（魏公子）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平原君） 因厚

幣用事者臣靳尚。（屈原傳）

這裏把「定殷者將吏」的「定殷者」分析作同位性定語，〔〔VP 者〕_N〔S〕_N〕_N 一部份就是表示這種語法關係。周法高先生（1959：419，註一）已經指出史記「『項王怒』句漢書陳平傳作『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則以『定殷者』爲名語」，下面又接着說「定殷者」和「將吏」同位，「往而不返者」和「豎子」同位。以後宋紹年（1983：165）也採取這種分析法。

上面看到的〔〔VP 者〕〔S〕〕和〔〔S〕〔VP 者〕〕兩種結構（其實也是〔〔VO 者〕〔S〕〕和〔〔S〕〔VO 者〕〕），內部都是同位修飾，但是語序不同。「定殷者將吏」定語在前，中心語在後；「諸侯叛殷會周者」正相反。現在就要解釋漢代怎麼會產生「定殷者將吏」這樣的語序。我們認爲和量詞語法的變遷有關，下面轉述前人（王力 1958：240-241；黃盛璋 1961；劉世儒 1965：44-48）關於量詞的研究。

最初，〔數＋量〕表明名詞的數量，大多數放在名詞後面，例如：

子光賞貝二朋，子曰貝佳廿。（三代吉金文存 13. 24. 2-3） 孚人萬三十八一人，孚馬口匹，孚車卅兩，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小孟鼎） 冉子與之粟五秉。（論，雍也） 陳文子有馬十匹。（論，公冶長）

春秋以後，〔數＋量〕才逐漸出現前置，但條件很有限制，一般只限於度量衡或表容量的量詞，如「一簞飯，一瓢飲」（論，雍也），「一鉤金與一與羽」（孟，告子下），數量兼帶天然單位詞則是後置，先秦只說「馬十匹」，不說「十匹馬」，只說「幄幕九張」，不說「九張幄幕」。到了漢代前置的用例才漸漸多起來，不但表度量衡或表容量的量詞可以前置，天然單位詞也可以前置，例如：

陸地……千足羊，澤中千足彘（史記，貨殖傳）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同上） 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梁王（說苑）

但是在漢代〔數＋量〕仍是可以前置，也可以後置，而且以後置的居多，以史記大宛傳中的量詞「匹」爲例：後置的凡四見，如「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十餘匹」，「軍入王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前置的兩見，如「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到了南北朝，〔數＋量＋名〕這種前置式才成爲通常的詞序。

這兩種詞序演變息息相關，因為：

- (1) 〔〔數+量〕+名〕、〔名+〔數+量〕〕中的〔數+量〕是〔名〕的同位定語；〔〔VP者〕+S〕、〔S+〔VP者〕〕中的〔VP者〕也是〔S〕的同位定語。
- (2) 〔數+量〕可以單用承前，如〔凡亭隳皮官廿八……其十三枚受底，十五枚亭所作（居延漢簡，359），「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漢書，王莽傳）。〔(S)VP者〕也可以單用承前，如「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晁錯，論貴粟疏），「天下之遊士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史記，孟嘗君列傳）。
- (3) 〔名+〔數+量〕〕>〔〔數+量〕+名〕這個詞序演變從漢代開始，〔S+〔VP者〕〕>〔〔VP者〕+S〕這個詞序演變也是從漢代開始。就出現頻率來看，帶〔數+量〕的名詞組當然比帶〔VP者〕的名詞組要多。此外，在漢代〔數+量〕和〔VP者〕這兩種同位定語，都還是以後置的居多。

因此，我們認為量詞的詞序演變促成了〔〔VP者〕+名〕這種詞序的名詞性結構的產生。

〔〔VO者〕〔S〕〕這種結構很值得注意，比較下面兩句：

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史記，屈原傳）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韓非子，存韓）

史記那句上面引過。「用事者臣」和「用事之臣」意思一樣。前者是〔〔VO者〕_N〔S〕_N〕型的同位結構；後者是〔VO之S〕，用介詞「之」表示〔VO〕和〔S〕之間的修飾關係。這樣，在〔VO_S〕的框子裏，「者」和「之」可以互易，這就創造了以後「底」和「者」互換的第一種條件。

我們上面引的史記、漢書裏的〔VP者+N〕的例，以及呂叔湘（1943）引的先秦兩漢的例，其中字句可靠、語法明確的都是〔〔V(O)者〕+S〕型的，如「定殷者將吏」等等；其中沒有〔〔S〕V者O〕型的。在先秦兩漢，「者」和「所」分工。以〔SVO〕為出發點，可以衍生的名詞性結構主要有兩種。〔VO者〕、〔V者〕所指代

的是〔V(O)〕的施事者或主體；〔所V〕、〔所V者〕指代行為〔V〕的對象。因為〔VO者〕和〔S〕都是指施事者或主體，這兩個成份正可以構成〔〔VO者〕〔S〕〕（如「定殷者將吏」）或〔〔S〕〔VO者〕〕（如「諸侯叛殷者」）這樣的同位結構。跟〔O〕構成同位結構需要用「所」，如「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孟，滕文公下），「光不敢以圖國家，〔〔所善〕。〔荆軻〕。〕可使也」（史記，刺客列傳）。據目前所知，先秦兩漢沒有〔V者O〕這種結構。

現代漢語的「V的」兼有「V者」和「所V」這兩種功能。「看見的」可以指「看見」的施事者，如「這樁事很慘，看見的都會掉眼淚」，古文作「見者」。「看見的」也可以指「看見」的對象，如「看見的（事情）就該寫下來」，古文作「所見」或「所見者」。¹⁴ 下面的「V者N」和「V者」都是指〔V〕的對象。從某個角度來看，可以算是指對象的「V的」的前身。

〔〔V者〕。〔O〕〕 (1)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莊，知北遊） (2) 十二月生者豚，一宿蒸之。（北魏，齊民要術，養豬） (3) 擬冬坐者殿一向暖，擬夏坐者殿一向涼，擬春秋二時坐者，其殿適調。（佛本行集經，Ⅲ，707 上） (4) 適來誦者，是何言偈？（敦煌本六祖壇經） (5) 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虬髯客傳，唐人小說（中華，1958），179） (6) 西邊是擄來者賤奴念經聲（廬山遠公話，變 175） (7) 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闍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經摩經。（景德傳燈錄，卷 17）

施事者 / 受事者的區別，在上古是相當嚴密的。中古七、八世紀這個區別消失，¹⁵ 表現這種演變的一種現象就是「所」字失去指代動詞對象的功能，如：

嫌所生母所爲非理，不向拜跪（北魏譯，雜寶藏經，Ⅳ，447中） 一切城內，所懷妊者，安隱得生（佛本行集經，Ⅲ，702 上）

「所生母」就是「生母」，「所懷妊者」就是「懷妊者」。從普通文言的角度去看，不該加「所」時加「所」，結果該加「所」時也可以不加。於是「所煮者」，「所擄

14 如「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莊，養生主），「見者驚猶鬼神」。（莊，達生）

15 我有篇文章「從漢代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兼論中古時期起詞的施受關係的中立化」將刊於北大中文系編，語言學論叢，第十五輯（？），請參看。

來者」就變成了「煮者」，「擄來者」。上面列在〔〔V者〕_o (O)〕型下的例句有些結構不易分析。例(1)、例(2)用「生」字。「生」字有及物和不及物兩種用法；前者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老子），後者如「莊子寤生」（左，隱元年），「人生而不能無羣」（荀，王制）。例(1)中的「生生物」不一定是〔V者O〕，例(2)的「生者豚」卻像是〔V者O〕。例(3)句讀不明；「擬夏坐者殿一向涼」如果中間不點斷，「坐者殿」則是〔V者O〕；如果在「者」後點斷，「坐者」是指代「坐」的對象，也是新興語法。

此外呂叔湘先生(1943)還舉過幾個〔N者N〕型的例，其中〔N者〕在定語位置上：

聞弦者音烈而高揚（戰國策） 農家者流（漢書，藝文志） 射者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南齊書，張融傳）

這類的例在宋代以前的文獻中罕見。

上面看到〔VO者S〕最先出現，以後又有〔V者O〕，最後出現用「者」字表示領屬關係的〔N者N〕。在這些環境中，「者」、「之」可以互易。當「之」在八、九世紀變成「底」後，〔VO底S〕、〔V底O〕、〔N底N〕繼續和〔VO者S〕、〔V者O〕、〔N者N〕通用。〔VO者〕和〔V者〕既然可以在語末，〔VO底〕和〔V底〕受了這種語末用法的沾染，也逐漸用在語末。同時因為〔V者〕在中古既可以指代動作的施事者，又可以指代動作的對象，〔V底〕在這種影響之下也成為可以兼指施事者和對象的名詞性結構。以上是產生「底」字語末用法的第一條途徑。

五、〔動詞組十之者〕及其他

蔣禮鴻（1981：6-8（1955））首先注意到敦煌變文裏〔動詞組十之者〕這種名物化的結構。他指出「之」字前面必是兩個字；這類結構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這裏「者」字的用法像「人」，也像「物」。除了變文中的例以外，他又舉了若干唐宋時代的例。我們發現這種結構在南北朝末年已經出現，可能是「底」字語末用法的前身之一。下面舉的例一部份是轉抄蔣氏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

〔動詞組＋之者〕 其中有得一道二道三道之者。（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大正藏，Ⅳ，398 下） 或有墮火溺死之者。（又，422 中） 或三寶中，興供養者，出家在家，持齋〔齋〕戒者，燒香燃燈福拜之者，皆得在彼三會之中（又，435 下） 設有他來打罵禁繫殺害之者，皆須忍受。（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Ⅲ，668 上） 誰養育者，即是攝受射著之者。（又，705 下） 諸微塵等，三千大千世界之內，所有之者（又，710 中） 時彼場內所有人民，觀看之者，悉唱呼呼叫喚之聲。（又，712 上） 所有女名樹木之者，還令以女瓔珞之具而莊嚴之。（又，722 中） 聖子若欲往詣園林觀看善地遊戲之者，此非其時。（又，730 中） 外方鄰邦亦無侵奪，欲共太子鬪戰之者（又，730 中） 彼門所有守門諸將，或有執捉關鑰之者（又；731 下） 我等二人，俱是出家修道之者（又，831 下） 無有一人能解如是議論之者（又，833 上）

以上是唐代以前的例。下面是敦煌變文集裏的例：

在此國內之人，更無剃頭之者。（降魔，變 380） 尋問監園之者。（同上，又，368） 非但此金，世間一切伏藏未出之者，我能盡見。（祇園，又，405） 南邊之者，以況新來，北畔之徒，擬將似我。（佛說阿彌陀經，又，456；「南邊」是名詞） 福微之者遂蔬食，福盛之人皆上味。（維摩詰，又，572） 我聞修行之者，不逆人情，菩薩之人，巧隨根器。（維摩詰，又，628） 將施貧乏之者。（目蓮，又，701）

還有其他唐代的例：

有罪之者，據輕重罰錢，亦無刑戮（唐，釋慧超，往五天竺傳；收入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 其牛總白，萬頭之內，希有一頭赤黑之者（同上） 遍歷五天，不見醉人相打之者。縱有飲者，得氣得力而已，不見有歌舞作劇飲宴之者（同上） 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燒煉之者。（唐，范攄，雲溪友議，卷10） 僕隸，說文云：「給事之者」（慧琳，一切經音義，卷6，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509卷音義；蔣禮鴻原按：「說文『僕』字的說解是『給事者』」 二君固明智之者。（李固言，續玄怪錄，卷1，辛平公上仙條）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長可三尺。（焦滌，窮神祕苑；太平廣記卷 450 引）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太平廣記卷 102 杜之亮條引唐人盧永金剛報應記）一切天人之間，無有如是智慧之者（法苑珠林，卷 6，日月篇第三之一引大集經）

下面是祖堂集裏的例：

得道之者若恆河沙。(1.92) 問：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之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2.59) 此迴漸證實際之者。(5.133) 此篇所明漸證之者。(5.136)

以上「之者」的用例，上起南北朝末年，下迄五代。在「底」字興起以前，〔動詞組+之者〕已經流行，「底」字興起以後逐漸消失。北宋還有零星的用例（蔣禮鴻 1981: 8），大概是古老形式在書面語言裏的遺留。

〔動詞組+之者〕裏面「之者」後來在口語裏面的變化我們認為是這樣的：

之者>底者=tei ta>tei tei>底 tei

用這個公式，可以推演以下的演變：

「之者」前面的成份是：	用 例	比較祖堂集裏的：
方位詞	南邊之者>南邊底	師云：背後底 (1.171)
動 詞	觀看之者>觀看底	即今問底在阿那個頭 (5.34)
動名結構	有罪之者>有罪底	只解尋得有縱跡底 (2.120)
形容詞	赤黑之者>赤黑底	覓個癡鈍底不可得 (4.107)

這樣就可以解釋祖堂集裏「底」字語末用法幾個主要類型的由來。

上面的公式做了兩個假設，現在解釋。第一、「者」字讀 ta。「者」字南北朝音 tja。跟「之」字的演變一樣，失落 -j- 介音就變成 ta。湖南雙峯話照三聲母和端系合流，「者」字就是讀 ta（袁家驊 1960: 118-119）。第二、上面假設兩個虛詞連用，聲母雙聲，後面的虛詞韻母會被前面的同化，然後二合為一。現代漢語句末的「了」就是這樣變來的，下面說明。

要是有人問：「您吃了飯了嗎？」，我們可以說「吃了飯了」，也可以說「吃

了」。爲什麼不說「吃了了」？那是因爲「重複音省略法」(haplology) 避免同一個音節的重複(趙元任著，丁邦新譯 1980: 133)。「吃了飯了」有兩個「了」，前面的是個詞尾，後面的是個語助詞。根據前人的研究(趙著丁譯 1980: 133；楊聯陞 1957；俞光中 1985)，我們知道 10~16 世紀句末的「來」有些和現代語助詞「了」相當。甚至於可以說，語助詞「了」的來源之一就是「來」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句末「了來」連用：

〔……了來〕 我有個火伴落後了來。(老乞大，奎章閣叢書版，1) 有一座橋塌了來。(又，18) 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吃碗板刀面了來。(水滸全傳，37回) 如在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話違了，後如何了來？(元朝秘史，卷 13)

還有：

〔V了O來〕 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來！」(醒世恆言，卷 34)

這些例句裏的「了」是詞尾，表示動作的完成，和現代的詞尾「了」相當。「來」是個語助詞，表示新的情況，和現代的語助詞「了」相當。現在說「我有個伴兒邇下了」、「有一座橋塌了」、「後來怎麼了」，句末只用一個「了」字，不用「了來」。因此，歷史上的變化是：

了來=liao lai > .lə lai > .lə .lə=了了>了

這個演變和我們擬構的〔之者>底〕平行，而且「的」(.tə) 和「了」(.lə) 都因爲是輕聲，韻母變成 -ə。

據上所述，〔X之者〕是〔X底〕的前身之一。這是「底」字語末用法的第二條途徑。

詞尾「的」字最早的用例恐怕是出現在 1238 年鳳翔長春觀公據碑(蔡美彪 1955: 5)，這篇蒙古時代的白話碑裏有這樣的一段：

破壞了₁的房舍，舊的寺觀修補者。我每名字裏，交祝壽念經者。我每的聖旨裏¹⁶不依的，不揀甚麼人，斷按答奚死罪者。

16 蔡美彪 (1955) 書裏這句作「我每的聖旨不依的」，今據卷首拓片補入「裏」字。

這時在華北一帶「的」字逐漸替代「底」字。變化始於北方，一部份原因是北方話裏「入派三聲」已經開始，入聲的「的」字和非入聲的「底」字音近，前者可以替代後者。江南杭州一帶，「的」，「底」發音迥然不同。江南一直到南宋滅亡（1279），¹⁷只用「底」字；用「的」是宋亡以後北人帶來的寫法。

六、結 語

本文認為「底」的來源是「之」，於是需要解釋為什麼介詞「之」字只能用在語中，變成「底」後卻既能用在語中，又能用在語末。

第二節說明詞尾「底」字八、九世紀在敦煌變文等作品中出現，最早的例子多半用在語中，少數用在語末。第三節說明從「之」到「底」的音韻演變是：

之 *tjæg > tjəi > tjei > tɕei > tɕi > 底 tei

爲了支持 tjei > tɕei 這項音變，這節舉了若干文讀保存 -j-，白讀失落 -j- 的例，如「爾／你」，「若／哪」，「弗／不」，「是物／是沒」，「未／沒」等，同時又說明「底」和其他四等字，中古沒有 -i- 介音。這節也用晚唐五代的藏譯漢音以及敦煌俗文學和敦煌本六祖壇經這兩種資料裏的異文別字，來說明「者」字變「底」的可能性不大。第三節說明「底」字語末用法的第一種來源。由於漢代〔名＋數＋量〕 > 〔數＋量＋名〕這個語序變化，先秦的〔S＋VO 者〕就變成〔VO 者＋S〕，以致漢代不但有「諸侯叛殷會周者」這種詞序，也有「定股者將吏」這種詞序。此後又產生了〔V 者 O〕，〔N 者 N〕_N 這兩種新興的結構。在〔VO 者＋S〕、〔V 者 O〕、〔N 者 N〕_N 這三種結構中，「之」「者」可以互易。「之」變成「底」以後，「底」、「者」繼續在語中的位置互易。受了「者」字語末用法的沾染，「底」字也逐漸能用在語末。第四節說明「底」字語末用法的第二個來源。〔動詞組＋之者〕這種結構的流行時代，上起南北朝末年，下迄五代。這節假設〔之者 > 底者 > 底底 > 底〕，同時舉了〔了來 > 了了 > 了〕這個演變來做旁證。這樣，〔動詞組＋之者〕會變成〔動詞

17 例如虛堂智愚（1185-1269）的虛堂和尚語錄（大正藏，No. 2000）還是全部用「底」。虛堂的活動範圍限於江南，所以在 1238 年北方開始用「的」以後，北風南漸以前，還繼續用「底」。

組+底〕

〔動詞組+之者〕〔動詞組+底〕這種說法是個新假設，我們也沒有十分把握。如果假設能成立，唐宋白話文獻裏會有「底者」，某些方言裏也會有「底者」，「底底」這類形式的遺留。希望讀者特別留意。

附錄一：呂叔湘「論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來」節錄¹⁸

「的」字一般都認為就是文言的「之」字和「者」字。例如章太炎在新方言裏說，「今凡言『之』者，音變如丁茲切，俗或作『的』。」又說，「今人言『底』言『的』，凡有三義：在語中者，『的』即『之』字；在語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熱的』，『的』即『者』字。」「底」是否「之」、「者」的音變，牽涉到古代的話音，難於論證。要是就「之」和「者」來比較，「之」和「底」韻母較近，「者」和「底」聲調相同，可能性的大小也差不多。我們現在只從用法方面來考察。

文言裏「之」和「者」的作用大不相同，可都比後來「底」字的範圍窄。用前面所分「的」字用法的項目來說「之」字只管 (a)、(b)、(c) 三類，¹⁹「者」字只管 (b')、(c') 兩類。現在的問題是：假使「之」和「者」變為「底」，是 (1) 語音各自在變，殊途而同歸呢，還是 (2) 「底」字只是其中之一變化結果，另一個在或早或遲的時期被排除了？第一個假設無從積極證明；要是第二個假設不能成立，我們就得承認它。

就第二個假設說，又有兩種可能。或是甲已變成「底」，乙仍是乙，其後為「底」所代。這個我們知道不合事實，因為「底」字一出來就兼有「之」和「者」的用法。另一個可能是在「底」字未出現時，「之」已侵入「者」的範圍，或者「者」已侵入「之」的範圍。這兩種情形唐鉞先生在白話字音考原裏都舉了例。但是該用「者」而用「之」的只有一個例，而這個孤證又出在訛誤最甚的墨經：

18 呂叔湘先生這篇文章 1943 年在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三期上發表，後來收入漢語語法論文集 (1955)。下面抄錄的是論文集的增訂本 (1984)，127-130 頁。

19 原文篇首舉例說明「的」字的幾種用法：(a)「我的書」，(b)「淺近的書」，(c)「我看的書」；(a')「我的」，(b')「淺近的」，(c')「我看的」。

智者若癩病之之於癩也。（經說下）（癩=瘡）

而在「之」字的位置上用「者」字的，唐先生舉了詩經三三、左傳、戰國策、莊子、漢書各一例。轉錄於此：

皇皇者華；彼茁者葭；彼蒼者天。（詩） 以是藐諸孤。（左）（從王氏經傳釋詞說，「諸」作「者」解） 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戰國策）（鮑本如此）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莊子） 農家者流（漢書）

詩經的例子似乎不必作「之」解，「皇皇者華」等於說「皇皇的是花」。左傳一例既作「諸」，也就在疑似之間，但其餘的例則誠如唐鉞先生所說，「要『不把『者』作後置介詞的『的』解，則文理不可通」。除唐先生所舉者外，我又發現好些例子：

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莊子，庚桑楚）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史記，陳丞相世家） 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又，刺客列傳，荆軻） 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又，屈原傳） 文帝嘗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又，鄧通傳） 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南齊書，張融傳）（亡身謂叛者本人） 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虬髯客傳）

這很可以表示「者」字久已有兼併「之」字的趨勢。直到宋人的語體文字中，仍有這種例子。

尋常來相見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道山清話17） 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雲麓漫鈔卷十五，大觀中于闐國王進表；注意同句有「底」字） 又將國主自食者飲食分賜。（燕雲15.5） 不虞國相元帥遠屈台旆以至於此，必是與中國有商量者事。（北記61.9） 已前發去者先鋒，難爲未見次第便卻喚回。（又 61.11） 來者使臣卻也敢向前覆事，亦不可多得。（紹興甲寅 162.8） 玄宗最寵愛者一個貴妃叫做楊太真（通言 19.158）

此時「底」字已通行，若是據語音直錄，應寫「底」字。若是因襲文言詞語，應作「之」字（北記兩例，四庫本即改作「之」）。現在不作「之」而作「者」，必是當時人知道「者」是「底」的本字（即有口中說「底」而筆下寫「者」的慣例），而「之」

字則久已從口語中排去也。唐先生因為以「之」代「者」和以「者」代「之」的例子都有，把它們等量齊觀，所以有「文人不知道他就是『之』字，姑以『底』字代『之』」之說，認為「之」和「者」各自變為「底」。

「底」是「者」的繼承者，除上面所舉「者」字攘奪「之」字的證據外，還有一點可說。「底」字的（a'）項用法本為普通文言「者」字所不具，但唐宋通俗文字中有其例，如：

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或將男者，或將女者，顯示於汝，悲慈哀哭，受於苦惱。（佛本行集經，卷 49） 麥地占他家，竹園皆我者。（寒山 8）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國史補，上 7）〔此畫〕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酉陽雜俎 146） 公令作四指環……父、夫人、長子皆前沒，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明道雜誌 27） 寒山詩中已有「底」字，此處要叶「治、馬、下」，故用「者」字。例五已在「底」字通行之時，而仍寫「者」，乃文人避俗就雅之慣技。拿這一類例子參合前面所舉「者」居「之」位的例子，可說後來「底」字的用法，「者」字已經無不具備。

根據這些理由，我們不妨說：「者」字很早就有兼併「之」字的趨勢，到了某一時期，筆下雖有「之」和「者」兩個字，口語裏已經只有「者」一個詞，它的應用範圍不但包括本來的「者」和「之」，並且擴充到（a'）項即名詞代詞領格之不繼以名詞者。這個詞後來寫作「底」。「者」和「之」本可算是親屬字，原始的作用都是指示，而「者」字專用於稱代，「之」又轉為連系。當初因為在句中地位不同而分，現在又合而為一。

附錄二：文讀保存 -j-，白讀失落 -j- 的例證

(1) 爾 *njir(?) > njie > ńzjie > ər 你 (儺) njie > nie > nĩ

「儺」字在八世紀已經出現，例如敦煌本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斯 5475）：「童子答能曰：『儺不知大師言，……』」，可見這時「爾」，「你（儺）」已經一分為二。

(2) 爾 njie > ər 響 (呢) njie > ni > .nə

「爾」字在漢代就用作句末疑問語助詞，如公羊傳隱元年「然則何言爾？」，隱公二年「何譏爾？」晚唐作「響」，廣韻「萬里切，指物貌也」，如「夾山曰：『只今響？』」對云『非今』」（祖 3.1）「作摩生疑響？」（祖 5.83）（太田 1958: 364）。

(3) 若 *njak > ńźjak > rùo 那 *njag > nja > nâ > nà

「若」在先秦有指示的用法，如「君子哉若人！」（論語，憲問）。「若」字通常是入聲（藥韻，而灼切）。可是「若」字又有人者切一讀，廣韻三十五馬「若，干草；又般若……，又虜複姓……周書若干惠……後燕錄有若久和」。可見南北朝時拿「若」跟外語對音都是上聲，正是指示詞「那」的來源。早期的用例有「必是那狗」（朝野僉載）。「那」在近代變成去聲，大概是受了去聲「這」字的沾染（呂叔湘 1985: 186）。

(4) 若（箇） *njak > ńźjak > rùo 哪 nja > nâ > nǎ

疑問代詞「哪」字也是從「若」變來的，最初出現的形式是「若個」，如「秋色凋春草，王孫若個邊？」（杜甫，哭李尚書詩），「壤壤髑髏若個是？」（孟姜女，變 33），稍後出現「阿那」，「阿那箇」，如「阿那是維摩？」（祖 5.37），「卽今問底在阿那箇頭？」（祖 5.34）。「哪」字始終保存上聲，以前一直也寫作「那」，五四以後，爲了要跟去聲的指示詞分別，才提倡寫作「哪」。（呂叔湘 1985: 246-247）

(5) 卻 khjak > ch'üeh 可 khja > kha > k'ö

張相詩詞曲語辭滙釋，73頁「可」字條下已經說過「可，猶卻也。於語轉折時，或語氣加緊時用之……趙令時〔1051-1107〕思越人詞『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楊无咎南歌子詞『年來老子厭風情，可是於君一見眼雙明』。可是與卻是同。」古代「可」字只有能可之義。司徒修 Stimson 1971) 指出表示轉折的「可」字，本字就是「卻」字。

(6) *pjət (弗) > fət (廣州), fu (北平) ——字寫作「弗」

*pjət (弗) > pət > pət (廣州), pu (北平) ——字寫作「不」

*pjəg (不) > pjəu (不) > fau (廣州), fou (北平) ——字寫作「否」

這是丁聲樹先生 (1935: 996) 轉述李方桂先生的看法。五十年來，各家引用，殆成定

論。用 -j- 介音之有無來解釋虛字的文白異讀，以此爲始。

(7) 是物～是勿～是沒～甚沒～甚謨～什摩～甚麼

物（勿）mjuət>vət>wù mjuət>muət 沒>mə?>.mə（麼）

「什麼」始見於唐代文獻，最初寫作「是物」、「是勿」、「是沒」、「甚沒」、「甚謨」，如「問：既無，見是物？答：雖見，不喚作是物。」（神會和尚遺集，446），「是勿是生滅法？」（又，430），「是沒是四魔？」（大乘五才便，伯 2270），「〔目蓮報言〕世尊寄物來開。獄主問言：寄是沒物來開？」（大目蓮，變 732；據呂叔湘（1985：124）改變文集「沒」爲「是沒」），「問我作甚沒？」（寶林傳，卷 6），「畢竟喚作甚謨物」。

「什麼」的本字是「是物」。六朝用「何等」、「何物」來表示後世的「什麼」，如「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晉書，王衍傳），「汝是何等物？」（搜神記，卷19）。「何物」、「是物」裏的「物」不是「萬物」的「物」，而應解作「等類，色樣」。「是物」變成「是沒」、「甚沒」，說明「物」字失落 -j- 介音，是本文引徵這個例的目的。我們不太懂怎麼樣的音韻規律會把 muət（沒）變成 mua（麼）或 muo（謨）。

(8) 未 mjwěi>vei>wèi mjwěi>muei 沒>méi

集韻「沒」字有莫佩切一讀。「未」字失落 -j- 介音，就讀作莫佩切。以前各家（戴密微 Demiéville 1950；周法高 1953；太田辰夫 1958：302；司徒修 Stimson 1971）都認爲副詞「沒」的來源是「未」。朱子語類卷 95，12b（臺灣正中書局影印明成化九年（1473）版，3943 頁）：「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卻成段相應。」至晚在南宋副詞「沒」已經出現了。

參考書目

Baxter, William 1977: *Old Chinese Origins of the Middle Chinese Chongniu Doublets: A Study Using Multiple Character Readings*, Ph. D.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章炳麟 1915：新方言，章氏叢書（1917-1919）。

趙金銘 1979：「的」，「地」源流考，語言教學與研究 1979. 4。

- 趙元任 1980：（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
- 蔣禮鴻 1981：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 周法高 1953：中國語法札記，史語所集刊 24, 197-281（第七節「『什麼』和『何物』」，第八節「說否定詞『沒』」和本文附錄二有關）。
- 1957：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
- 祝敏徹 1982：朱子語類中「地」、「底」的語法作用，中國語文 1982. 3, 193-197。
- 朱德熙 1980：現代漢語語法研究（67-103 真是「說『的』」，原載中國語文 1961, 12）
- 1982：語法講義。
- Demiéville, P. (戴密微) 1950: Archaïsmes de prononciation en chinois vulgaire, *T'oung Pao* 40. 1-50.
- Dobson, W. (杜百勝) 1964: *Late Han Chinese*.
- 何樂士 1985：史記語法特點研究，收入程湘清主編，兩漢漢語研究，1-261。
- 黃盛璋 1961：西漢時代的量詞，中國語文 1961. 8。
- 入矢義高 1951：高名凱氏の「唐禪宗語錄に見える語法成份」を読む，中國語學研究會會報，1951. 2。
- 1961：敦煌變文集口語語彙索引（油印本）。
- 高名凱 1944：漢語規定詞「的」，漢學 1. 27-81。
- 1948：唐代禪宗語錄所見的語法成份，燕京學報 34. 49-84。
- 龔煌城 1980：Gong Hwang-cher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BIHP* 51. 3. 455-490.
- 李方桂 1971a：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 9. 1-2. 1-61。
- 1971b: Li Fang-kuei, The Final Stops in Tushan, *BIHP* 43. 2. 195-200.
- 1974：漢語研究的方向——音韻學的發展，幼獅月刊 40. 6. 2-8，重印於中國語言學論集（1977），227-245。
- 李 榮 1956：切韻音系。
- 劉世儒 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
- 羅常培 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
- 呂叔湘 1943：論「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來，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1984），122-131。
-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
- 梅祖麟 1979: Tsu-lin Mei, The Etymology of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the W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 1-14.
- 1986：關於近代漢語指代詞——讀呂著近代漢語指代詞，中國語文 1986. 6. 40-412。

——待刊：從漢代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兼論中古時期起詞的施受關係的中立化，語言學論叢，第十五輯（？）。

太田辰夫 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

志村良治 1984：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

Stimson, H. (司徒修) 1971: More on Peking Archaisms, *T'oung Pao* 58. 172-189.

唐 鉞 1926：白話字音考原八則，國故新探，79-104。

丁邦新 1975: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 1979：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史語所集刊 50. 4. 717-739。

丁聲樹 1935：釋否定詞「弗」、「不」，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邵榮芬 1963：敦煌俗文學中的異文別字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國語文 1963. 3。

宋紹年 1983：試談史記的幾種句法，語言學論叢第十輯，145-165。

蔡美彪 1955：元代白話碑集錄。

曹廣順 1986：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國語文 1986. 3. 192-203。

Waley, Arthur (亞瑟·韋理) 1968: Two Posthumous Articles: (1) A Sung Colloquial Story from *Tsu-t'ang chi*, *Asia Major* 14. 2. 242-253.

王 力 1958：漢語史稿(中)

王重民 1957：敦煌變文研究，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集 (1982)，273-326。

Yampolsky, P. 1967: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柳田聖山 1976：初期の禪史Ⅱ——歷代法寶記(禪の語錄3)(東京，筑摩書房)。

—— 1980-84：祖堂集索引。

楊聯陞 1957：老乞大，朴通事裏的語法語彙，史語所集刊 29. 197-208。

楊樹達 1954：詞詮。

俞光中 1985：元明白話裏的助詞「來」，中國語文 1985. 4. 289-291。

袁家驊 1960：漢語方言概要。

The Origin of the particle ‘*te*’ 的 and ‘*ti*’ 底

Tsu-Lin Mei

When the particle *ti* 底 appeared in Late Middle Chinese, around the 8th or 9th century, it was primarily used as the marker of nominal subordination in the middle of a nominal phrase, hence similar to the classical *chih* 之. It was also used as a nominalizer at the end of a nominal phrase, hence similar to the classical *che* 者. Because of the dual similarity, previous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hat *ti* was derived from *chih*, or from *che*, or from both.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i* was exclusively derived from *chih* and tries to account for the occurrence of *ti* in phrase-final position.

The phonological section (1) shows that *chih* split into a doublet because the literary form preserved the *-j-* medial whereas the colloquial

之 OC**tjæg* > *tjəi* > *tjəi* > *tjəi* > *tei* > 底 MC *tei* > *ti*

之 **tjæg* > *tjəi* > 之 MC *tši* > *chih*

(2) argues that all known instances of similar splits involve only the loss of *-j-*, never the development of *-j-* into *-i-*, and this fact supports Li Rong's view that IVth Division words, including *ti*, do not have medial *-i-* in MC, and (3) after examining the phonological patterns of interchange of characters in Tun-huang texts, due to merger, and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Late Middle Chinese, concludes that 者 *tja* > *tšja* > *che* could not develop into 底 *tei* > *ti*, nor could *chih* and *che* merge into a single form.

The sections on historical grammar propose two routes through which *ti*, derived from *chih*, must have developed into a nominalizer. (1) Middle Chinese has three nominal constructions in which *chih* may substitute for *che*: (A) [V O *che*] + S, (B) [(S) V *che*] + O, and (C) N *che* N. (A) came about because the Han dynasty witnessed a word-order change N + [Num + M] > [Num + M] + N, which triggered a similar word-order change S + [V O *che*] > [V O *che*] + S. (B) joined (A) when in Middle Chinese

the agent / patient distinction was neutralized. After *chih* became *ti*, *ti* continued to interchange with *che* in (A), (B), and (C), and this interchangeability eventually spread to the phrase-final position previously occupied by *che*. (2) In the 6th and 7th centuries, before the rise of *ti* as a particle, there emerged a new nominalizing construction VP *chih che* "the one who / which...", which remained current up to the 11th century. It was proposed that *chih che* became *ti* by assimilation and haplology:

之者 = tʃei tʃa > tei ta > tei tei = 底底 > 底 ti

[VP *chih che*] thus became [VP *ti*] "the one who / which..."

The replacement of 底 *ti* by 的 *te* first occurred in 1238, in a stele recording a royal license granted by the Mongol emperor to a Taoist temple.